

论《百马图》的创作时代

冯恩学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古画《百马图》收藏在故宫, 画的内容是古代国家养马场。画中马的佩带装饰不是唐朝的风格, 而是与辽的契丹马相同, 过去把该画的创作年代确定在唐代是错误的。画中马的饲养方式与契丹不同, 所以该画应该是与辽代相当的五代或北宋创作的, 画面表现的是五代或北宋的国家养马场。

关键词: 百马图 养马场 唐朝 五代 北宋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故宫收藏的古画《百马图》为绢本、长卷。画面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 从前向后展现水中浴马、野外马群、铡草喂食、调教马性、梳理备鞍五个情节, 真实地再现官马饲养的场面, 是研究古代养马技术的珍贵资料。百匹骏马姿态各异,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百马图》作者佚名, 创作时代被定为唐代^[1]。从而被认为是研究唐代官方养马方式的重要资料^[2]。但根据画面内容考察, 笔者认为把此画定为唐代有诸多疑问, 现论证于下。

1. 马镡

马镡是鞍马上辔头中的部件, 位于马衔的两端。唐代的马镡属于长体类型, 基本上可分为角形镡和 S 形镡两种。角形镡一端粗, 一端细弯, 状如羊角。传世的唐朝阎立本《职贡图》^[1]中、唐朝韦偃《双骑图》^[1]中的马衔所配的马镡皆是角形镡。四川万县唐墓出土的青瓷骑马俑的镡亦为角形^[3]。S 形镡的镡体弯曲如 S 形。传世唐朝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1]、唐章怀太子墓壁画^[4]和山西金胜村七号唐墓壁画中的马所配马镡皆为 S 形镡^[4]。唐永泰公主墓^[5]和西安长安县南李王村唐墓出土了佩带于马俑上的 S 形镡^[6]。新疆盐湖唐墓还出土了实用的 S 形镡^[7]。

辽墓发掘成果表明, 辽宋时期是马镡变革时期。在辽代早期墓中, 所见众多的马镡皆为长体类型的角形镡和 S 形镡, 或其变体中呈“鹤咀状”或蛇形的镡。如穆宗应历九年(959年)的驸马墓^[8]、圣宗开泰七年(1087年)陈国公主墓^[9]和圣宗时期的北岭一号墓^[10]等均出土了角形或 S 形马镡。与长体镡相配合使用的衔是双节, 衔之外端各有双孔, 外孔连接挂缰活环, 内孔用于穿镡。这种衔可称之为双孔衔。在辽兴宗时期, 出现了长体镡完全不同的圆环镡。在辽宁省喀左县北岭四号辽墓出土的一副马衔长 18cm 双节, 衔两端配大圆环镡, 镡直径 9cm, 约等于一节衔长。

不过，这件衔的两端仍然保留着挂缰绳的活环。辽代晚期的赤峰宁城县小刘仗子一、二、三号墓所出双节衔两端仅有一孔，孔内套一个大圆环镮，直径达 10cm，挂缰环已消失^[11]。辽宁凌源温家屯辽代晚期墓亦出土了这种结构简单的马衔镮^[12]。库伦旗二号辽墓属辽代晚期^[13]，墓道壁画中主人的鞍马配带这种镮。此后的金元时期墓葬，城址和传世绘画中的马衔镮均是此种单孔衔大圆环镮。长体镮已不复见。从类型演化角度分析，北岭一号辽墓所出带挂缰环的衔镮应是由双孔衔长体镮向单孔衔圆环镮演变的过渡形式。传五代时李赞华（耶律倍）的《射骑图》^[1]和传五代时契丹画家胡瓌《卓歇图》^[1]中的马衔镮为单孔衔圆环镮，那么，这种衔镮出现的最早时间有可能上推到辽代早期。但有人对《卓歇图》是否为胡瓌作品提出质疑^[14]，故五代和辽早期是否出现了这种镮，还有待今后考古工作检验。长体镮一直延续到辽代的晚期，库伦旗一号墓壁画中的马仍配带 S 形镮。

宋代墓葬中未见马镮实物，不过宋代佚名《太妃上马图》中的马镮已经是大圆环镮。宋代陈居中绘的《骑马图》中的马仍佩带角形镮，可见宋辽马镮是相同的，都处于马镮的变革时期。

在明确唐～元时期马衔镮的变化后，再观《百马图》中的马镮。配有镮的马仅见于画卷调教与备装部分，共计有 9 匹马，皆为单孔衔大圆环镮。与库伦旗二号辽墓壁画的马镮同，唐代流行的长体镮在这里 1 件也没有。

2、马镫

北朝时期的马镫是长柄马镫，唐代时马镫的柄变短，属短柄类型，柄上有穿孔。从唐代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韩幹《骏马图》上看得很清楚。新疆盐湖唐墓、四川万县唐墓和唐郑仁泰墓等出土的马镫皆为短柄马镫，柄上端多呈圭首形。五代作品《八达春游图》中的马镫仍是短柄镫。

辽代仍以短柄马镫为基本形制，只是柄上端一般变为平首，如辽早期的阜新海力板墓出土的马镫，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马镫。辽代墓葬晚期开始出现了无柄的马镫，在镫的顶梁上有一穿孔，如内蒙古的敖瑞山墓、辽宁温家屯墓出土的马镫和库伦旗一号墓壁画中的马镫即为此种。这种马镫比短柄马镫有更大的灵活性。所以，很快就排挤掉旧式马镫，无柄的梁穿马镫成为基本形制。金元时期已不再有短柄马镫发现。

《百马图》卷末尾是 2 个栓马桩上各拴一匹鞍马，这两匹马所配置的马镫为无柄梁穿式。那么，单从马镫分析，此画的创作时代是不会早到五代，更不可能早到唐代。

3、额辮与纓球饰

唐朝受突厥马饰手法的影响，流行三花装饰，即把马颈上的鬃毛剪成前后排列的三束形式。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昭陵六骏石刻、唐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马俑都有三花马^[17]。

《百马图》中对鬃的装饰处理手法与唐有异，该马不见三花装饰，却流行额辮，即在马额前梳束一条鬃毛辮子。该图中还有一人正用带坠的绳子系扎额辮。额辮是辽代马最流行的装饰手法，在

现今发现的辽代契丹墓壁画中，绝大多数的马带有额辮。且辽墓马的额辮是向前伸，也与《百马图》中的额辮形式雷同。五代李赞华（耶律倍）的《射骑图》中马亦有额辮。宋朝李唐的《文姬归汉图》^[18]是依据契丹人的风俗创作的，画中的契丹发式、契丹旗鼓和契丹驼车可为之证。该图中的马亦多数带前伸式额辮。反映了马饰前伸式额辮应是辽代契丹人喜爱的一种装饰马鬃的手法。在宣化发现的辽末汉人张世卿墓壁画中，其主人的鞍马亦带有向前下方伸的额辮，说明当时汉人亦效契丹之俗，马饰前伸额辮。《百马图》描绘了汉人的传统的养马方式，如在河水中洗浴，分槽喂养，为了训练马走步姿态美观而把前后蹄用绳系绊。这些与辽代契丹人把马放之于山野，千百成群，互相啼啮的养马方式不同。《百马图》中养马场的教习、铡草送料人等皆为汉人，不见契丹人，亦为之证。故此画不可能是辽画，画中马的打扮与辽马相同，只能是受契丹马装饰习尚影响所致。

《百马图》末尾两匹马鞍辔俱全，披挂整齐，缰绳系于栓马桩上。其中下部的那匹马，所饰缨和绒球较多。特别是是在鼻梁上挂系一绒球、有鞅带后部两侧各挂一串缨球饰的装饰在古代墓葬壁画和传世画中罕见。五代《射骑图》中的马鼻梁上挂一绒球，鞅带后部挂着绒球串。故宫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在桥侧十千脚店门前有一匹鞍马，鞅带两侧各挂一条缨球串，串中部有一个绒球（或缨），串下端是长的缨饰。《百马图》马的绒球和缨饰与之同。

4、马形体

从大量的唐墓壁画和少量的传世唐画看，初唐以后，受唐代特殊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唐马摆脱了北朝的影响，形成膘圆，形成膘圆体壮，骨肉兼济，寓飞扬神骏于雍容华贵之中的艺术模式。由于追求肥壮来表现雄武英杰，传世画和墓葬壁画中的唐马，身体轮廓的宽度等于或大于腿的高度（指蹄到腹的距离）。如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韩幹《牧马图》、《照夜白图》和《神骏图》，韦偃的《双骑图》，子墓出猎图中的马，无不是身体轮廓宽度大于腿高。而《百马图》中的马腹线的较直，或后直前弯，呈细腰瘦腹之态。《百马图》中还有6匹肋骨清楚可见的瘦马。显然，《百马图》创作时代已脱离以肥壮为美的唐代。

5、骨朵

《百马图》在马群与调教部分之间画一人，右手握一柄骨朵。

骨朵是一种复合器具，长柄的前端安装上石质或金属的头。骨朵的头有圆形、长形、蒜头形等多种。骨朵与传统的锤有区别，锤的头大柄短，头重柄轻，骨朵则头小柄长，头的重量比柄的重量轻。在辽萧义墓壁画出行图上，两位前导骑马，双手持缰，其腰带上有皮吊环，把骨朵柄穿入皮环，环卡住骨朵头，骨朵尾端自然下倾，头端上翘，正是骨朵头轻柄重的反映^[19]。金属头的骨朵是辽代契丹人常备的基本兵器。《辽史·兵志》记载每位契丹兵自备武器中有骨朵。在辽代墓葬壁画中，门卫、侍从、仪卫等契丹人手持骨朵者屡见不鲜。如宣化的韩师训墓两位髡发契丹门卫手持骨朵站立。

辽陈国公主墓前室两位面向室站立的男侍肩荷骨朵。库伦七号辽墓出行图的中部有旗鼓仪仗，其中负责旗鼓仪仗的旗鼓曳拉亦手持一柄骨朵^[20]。该图末尾与主人告别的契丹大臣也有手持骨朵。辽墓中还发现了骨朵实物。如朝阳的耿延毅墓和通辽二林场辽墓出土了铁骨朵头。《辽史·刑法志》载：“又有木剑、大棒、铁骨朵之法”。《辽史·耶律乙辛传》“击以铁骨朵，幽于来州”。综上可以看出，骨朵在契丹人中使用广泛，是深爱契丹人喜爱一种用途多样的器具。

在唐及以前考古遗存中未见真正的骨朵实物和骨朵图像。而“骨条”一词最早见于北宋仁宗时期编撰的《武经总要前集》中，并附有骨朵插图。文献记载最早使用骨朵的实例是南宋吴处厚《青厢杂记》记载五代吴国丞徐温之子曾经“在广陵作红漆柄骨朵，选牙队百余人，执以前导，谓之朱蒜”。宋墓壁画和传世画中，亦有骨朵图像。如白沙一号墓门卫手持骨朵，宋代佚名《却座图》中亦有骨朵。故可认为，骨朵本为契丹传入的新式器，似锤非锤，似杖非杖，故汉人随形呼之，称之为骨朵，意为像花骨朵（即花苞）状器。而有的骨朵头有瓦楞纹，状如倒置蒜头，又被称为“蒜头”，或“蒜头骨朵”。有的骨朵头状如瓜形，又被称为“金瓜”、“铁瓜”。

《百马图》的骨朵在头部之下较细，形成细颈。这种细颈骨朵见于北宋《武经总要》插图、白沙一号宋墓门卫壁画、库伦一号辽墓出行图和宋画《却座图》等，是辽宋时期流行的一种骨朵样式。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确定《百马图》不是唐代作品，应是五代或宋朝作品，画面表现的是五代或北宋的国家养马场，是研究五代和北宋时期官马饲养方式的珍贵资料。

参考文献

- [1] 《中国历代绘画图谱》编辑组. 中国历代绘画图谱·人物鞍马[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 120-127、23、86、59、129、136。
- [2] 李琳. 唐代养马技术 [J], 文博, 1998, (5)。
- [3] 四川省博物馆. 四川万县唐墓 [J], 考古学报, 1980(4)。
- [4] 宿白主编. 中国美术全集·墓室壁画[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109、94。
- [5] 陕西省文管会. 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64(1)。
- [6] 陕西省文管会. 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 墓发掘记[J], 文物, 1959(8)。
- [7] 王炳华. 盐湖古墓[J], 文物, 1973(10)。
- [8]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 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56(2)。
- [9]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陈国公主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 [10] 武家昌. 喀左北岭辽墓[J], 辽海文物学刊创刊号。
- [11]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辽中京城外的古墓葬[J], 文物, 1961(9)。

- [12] 韩宝兴. 凌源温家屯辽墓发掘简报[J], 辽海文物学刊, 1994(1)。
- [13] 王健群、陈相伟. 库伦辽代壁画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14] 曹星原. 传胡“番马图”作者归属考[J], 文物, 1995(12)。
- [15] 李宇峰. 阜新海力板辽墓[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1)。
- [16] 赤峰市博物馆.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温多尔敖瑞山辽墓清理简报[J], 文物, 1993(3)。
- [17] 陕西省文管会. 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72(1)。
- [18] 名画经典·李唐文姬归汉图[M], 成都: 四川美术出版社, 1998。
- [19] 温丽和. 辽宁法库辽萧义墓[J], 考古, 1989(4)。
- [20] 林沅. 辽墓壁画研究两则[A], 青果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 [2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阜新皂力营子一号辽墓[J], 辽海文物学刊, 1992(1)。

On the Creation Date of Ancient Painting Bai Ma Tu

Feng enxue

(Research Center for Frontier Archae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painting, A Hundred Horses, reserved in the Imperial Palace, presents an ancient national farm. The horses ornaments in it, similar to those worn by Qidan horses in Liao Dynasty, by no means belong to Tang Dynasty, and therefore it is improper to conclude that the painting was invented in Tang Dynasty. Moreover, the fact that the way of feeding horses is poles apart from that in Qidan contribut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ge of its creation should be confined to Five Dynasties or North Song corresponding to Liao Dynasty and that it shows the national horse farm of that particular age.

Keywords: Hundreds Horses Painting Horse Farm Tang Dynasty Five Dynasties North Song

收稿日期: 2003-9-20

作者简介: 冯恩学(1963-), 男(汉族), 黑龙江富裕人,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授。